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繪圖第一奇女 第三十回 汴梁城裡探監 鬆陵驛前遇盜

且說天子駕轉昭陽，國母聞妃一同接駕。行參已畢，大家歸坐。天子將蘇國舅保奏之事說了一遍，又將鎮國王的招紙取出，遞與二位娘娘一同觀看了一遍。國母聞妃心中不忍，落下淚來，一齊下拜，異口同音，願以蘇聞二姓的家口保高廷贊不反。天子道：「鎮國之無叛心，朕已料其八九。但只一件，業已拿問入監，刑責幾次，此案未明，若還含糊釋放，豈不失了國體？」國母道：「陛下聖意既鑒其屈，何不破格開恩，降旨一道，真假免究，念功減罪，貶他回籍為民，俟有用武之時，再去取召。他有忠君之心，自然還與國家出力，那時再按功行賞，亦顯我主聖德神威，不負功臣。」天子道：「梓童、賢妃請起，朕自有區處。」國母、聞妃謝恩平身。說時天晚，大家安寢。寧佐忙把這個消息悄悄命人透與奸相。呂國材得了這個機密信，老大的著忙心內焦。不願夜宴觀歌舞，暖閣獨坐皺眉梢。暗恨御史蘇國舅，出頭多事惹牢騷。抱怨聞妃與國母，分明是與吾留下禍根苗。他若出監得了命，不亞如縱虎歸山龍入濤。訪著是我將他害，強賊豈獨肯輕饒？一定本奏當今主，這件饑荒怎開交？這奸相左思右想無主意，急的他目似鑿鈴汗似澆。反覆思量時多會，忽然巧計上眉梢。回嗔作喜將頭點，口內連誇主意高。「我的這神機妙算人難測，高廷贊安翎插翅也難逃！縱然將他殺到底，還叫他不知是我暗操刀。」奸相越想越得意，拈髯含笑樂滔滔。回至後堂安寢下，這一夜，萬算千思睡不著。

那呂國材的生性，乃是祖造的一段偏才。他那心中詭計陰謀有六頃七十多畝，橫算豎算，千變萬化，鬼神不測。登時想了個絕計。到了次日，只怕天子降下貶旨，早早入朝伺候。神宗剛然階殿，百官朝畢平身，他便俯伏奏道：「臣呂國材有本奏聞陛下。」天子命宣上殿來。奸相進殿叩首，天子道：「丞相見朕，有何奏章？」

奸相叩首呼萬歲：「為臣有本啟當今，望我主龍意回嗔容細奏，臣冒死為保國家有用臣。宋四所首通金事，這而今，度勢觀形未必真。臣想他，平生正直無苟且，不似欺君造逆人。孝廉方正多仁義，又念他汴馬功勞海樣深。問過數堂無異話，定有別因暗裡存。這隱情，惟有宋四一人曉，萬不能起死回生辨假真。這而今，難以問罪難釋放，為臣斗膽設條陳：乞我主，開恩降道免究旨，免其死罪問充軍。將他發到嶺南去，路遠途遙離大金。縱有逆謀無妨礙，難通來往免懸心。秘旨曉諭收監者，命其察管細留神。果有真形與實犯，便宜行事即除根。果然要照先赤膽無他意，俟有功依然召取轉京門。這如今一時難以分真假，且等個日久天長便見心。望皇爺念功恕罪憐國戚，這便是聖德如天格外恩。為臣冒死愚言畢，誠恐誠惶達至尊。」這奸相暗投機會一夕話，神宗爺龍心甚悅面生春。

天子聞奏甚喜，道：「先生所奏，乃為國忠君兩全之策，寡人准奏。」奸相叩首謝恩，退步歸班。天子遂即降旨，曉諭錦衣衛知道。聖旨大概是：宋四所首鎮國王高廷贊通番之事，並無實跡，一面之詞，未足為憑。原告已亡，無可質證。朕今念其祖孫三世有功於國，又是國戚，破格開恩，免其死罪。但宋四失馬逃軍，例應獲斬，故縱不捉，事涉可疑，律應拿問。今有丞相呂國材、御史蘇端合同上本保奏，恩准免究，將高廷贊削去王爵，廢為庶人，發至嶺南諸葛城威遠王麾下為軍，逢放不赦，俟有軍功，許贖前罪。不必再奏。欽哉！謝恩！

當下聖旨傳至錦衣衛門，蘇老爺命人將高公提至，當堂開讀，謝恩已畢，送了天使回來，向高公打躬作賀道：「可喜老千歲得脫囹圄之苦，學生不勝慶幸！」高公謝道：「若非國舅與呂大人鼎力周全，罪人之死，難逃旦暮矣！廷贊何德，敢勞二位大人用情，使罪人何以答報！」蘇公連稱不敢，又道：「旨諭行期太緊，二月初八日就要起解，大人須令貴從速修行李方妥。」高公答應：「多承指教。」當下蘇公吩咐禁子：「高千歲不日出監，且將刑具寬去，散住幾天，小心服侍。」禁子領命，將高公帶回監內。高公算了算起解的日期，只剩三天，也不見鄭安寧回信，心中甚是盼望。

列公，你道那鄭安寧那裡去了？只因上回書不暇表白。自高公回京那日，他先押了行李送至無佞府，交與老院公楊義收存。他才要回去伺候主人，只見一個家丁張口結舌跑來說：「不好了，不知為何？姑老爺被旨拿問，送至錦衣衛衙門去了！」院公楊義大驚失色。鄭安寧魂不附體，就要跑去打探，楊義連忙攔阻說：「賢姪不可自投羅網，你乃姑老爺貼身家將，倘有重大之事，必然干連於你。且莫出頭，待我先去打聽是何事故，留你在外，也好商量主意。」鄭安寧只得依言。楊義到了錦衣衛衙門外，等的審了下來，跟至監中，見了高公，細問其情。方知被宋四所陷。急忙回來告訴鄭安寧知道。安寧捨命便要叩闕聲登聞鼓替主鳴冤。楊義攔阻道：「宋四已死，又不知唆使之人，總然叩闕，與誰對證？也不過入監候審，空把個身子拘管。如今姑老爺吩咐你不可露面，急急回家送信，與你父親、夫人、小姐大家計較一個主意，搭救主人，倒也罷了。」

鄭安寧聽得院公話盡理，主人之言又不敢違。點頭答應說：「我去，不過二月中旬我便回。家主人事托叔父，事不宜遲我即歸。」楊義回言說：「全在我，咱這裡見景生情探事非。」他二人彼此叮嚀分了手，鄭安寧打馬出城天漸黑。催馬加鞭連夜走，全不顧天寒雪冷朔風吹。赤膽忠心疼恩主，廢寢忘餐痛淚垂。路途遙遠急難到，恨不能人會騰空馬會飛。冬至走至年節過，不覺的腦盡梅開春又催。恰到新正十六日，小英雄，馬上抬頭對面觀。看見家鄉鎮國府，不由又慘又傷悲。見他父正與王平門外站，這豪傑，加鞭頓響馬如飛。

鄭安寧催馬向前，滾鞍下馬，撲至鄭昆面前，跪倒放聲大哭。把個老蒼頭嚇的魂不附體，連問不迭。安寧把主人被陷之事，哭訴了一遍。鄭昆王平聞言，登時而如土色。老蒼頭兩腿好似墜上千斤，拉著安寧，哭進中堂。

伏夫人與夢鸞小姐在上房剛用了早膳，正坐吃茶。只見梁氏慌慌張張跑進房中，說：「夫人、小姐，可不好了！老爺遭了什麼事故，安寧小子回家送信來了！一言未盡，鄭昆父子一同進房，嚎啕慟哭，跪在塵埃。夫人、小姐急忙就問。」

鄭安寧含悲帶慟從頭訴，嚇壞合家聽話的人。僕婦、丫鬟齊落淚，伏夫人體戰身搖面似金。惟有夢鸞高小姐，恰好似亂刀攪身劍刺心。大叫天倫疼死我，咕咚跌倒在塵埃。只見他面如金紙唇如靛，緊閉了雙睛失去了魂。青梅梁氏朝前跑，伏氏夫人站起身。大家連忙攙扶起，齊聲呼喚淚紛紛。佳人定睛時多會，悠悠氣轉又還魂。濁痰吐盡淚如雨，慘慘聲聲叫父親：「念天倫報國忠君心似鐵，不亞如美玉無瑕百鍊金。那有背國通番事，賊宋四平地生非血口噴。細想其情非無故，必有陰謀唆使人。」這小姐又是悲傷又著惱，戰慄開言叫母親：「孩兒捨死去救父，今日個改作男妝就起身。金殿叩闕上血本，求聖主念功免罪赦忠臣。皇爺若不赦我父，為兒的願替天倫刀碎身。萬一去遲爹爹喪，我夢鸞同死他鄉把父跟。青梅速去備行李，母親快去備金銀。」這小姐說著站起方移步，只覺的霎時好似火燒身。眼前一陣金花舞，雙腳猶如踏火盆。渾身骨節疼難忍，兩耳生風似駕雲。望前一跌又要倒，青梅女連忙扶住女千金。伏夫人含淚向前拉住手，摸了摸頭面尤如火火焚。說道是：「我兒想是身得病，少不得且進蘭房慢養神。」夢鸞小姐嚎啕哭，說：「罷了，天哪何故不容忠孝人！」鄭昆說：「夫人小姐休急壞，待老奴速往東京走一巡。多帶金銀去打點，見景生情再理論。」上房中正在慌忙言未了，門外邊跑進狂生伏士仁。

伏生進房，不住跺足捶胸，唉聲歎氣，向夫人說：「我方才聽得妹妹改妝上京，他乃千金閨秀，長途路遠，這如何使得？」夫人說：「他今忽得病，去不得了。」伏生說：「就是不病也不用賢妹出頭露面。現放著我，就是論親骨肉至戚，遇著這樣大事，也該出力盡心，何況孩兒現在膝下為嗣，父親有難，為子者竭力救護，乃是分所當為。事不宜遲，為兒就此與鄭昆一同起身，急急趕至京中，捨著一死，叩闕辯冤，搭救老爺便了。」小姐聞言，為父的心重，不暇他顧，遂說道：「兄長果能救父回家，小妹銜環結草，報之不盡。」伏准聽得此言，滿心裡這一歡喜，不亞如得了暮生子哥哥兒一樣，沒口的回答「不敢，不敢。」小姐此時自覺頭重身輕，坐立不住，錯沉起來，伏氏命人攙扶後邊去了。遂即忙忙打點行李、金銀五千兩，打成駝駝，立刻起身，留下張和、王平看家。鄭昆父子、李清、趙泰五個人俱乘快馬，押著駝駝腳夫，飛奔東京而來。

到了二月初七，剛剛趕到汴梁。進城一路打聽的高公無恙，大家方才放心下來。蒼頭向伏生說道：「大相公且同安寧把銀子行李送至楊府，老奴先到錦衣衛衙門等候便了。」伏准依言，同往楊府去了。蒼頭到了錦衣衛監外，知會禁子。禁子聽得是鎮國王的家丁，忙忙放入。這都是蘇老爺吩咐過的，凡有官事人監之人，不論官宦軍民，那良善正直之人，許他親友看望；那些刁豪惡劣之人，俱不容見面。

這日高公不見鄭安寧的回音，心中正自著急。忽見禁子走來，說：「外面來了個老者，說是千歲的家人，名喚鄭昆，要見老爺。叫他進來麼？」高公驚喜，忙道：「快些喚他進來。」禁子答應出來，領著蒼頭進了虎頭門，穿過西所囚房。只見那些犯人披枷帶鎖，垢面蓬頭，嚎哭之聲，慘不可聞。鄭昆暗付道：「怪不的常聞人說，監牢便是人間的地獄，我那老爺怎受這般狼狽？」想至其間，淚如湧泉，不由問了一聲：「哥，榮我主就在這房中麼？」禁子說：「堂上老爺因念高千歲是個好人，另著一間房居住，飲食茶飯，俱要潔淨。這些時都是在下親手服侍。」鄭昆聞言，感謝不盡。

說話之間來的快，那間房獄神廟後面朝南。但只見房屋矮小多黑暗，半掩雙門掛布簾。鄭昆進房東西找，看不見故主在那邊。忙擦老眼東西看，見一張白板床頭鋪舊氈。床上坐著一個人，形容狼狽好難看。面無血色黃又瘦，頰下長垂五絡鬚。義僕至此心如碎，撲到跟前仔細觀。這才認出是恩主，哎呀爺跪倒在面前。目中慟淚紛紛滾，手抱磕膝哭軟癱。高公一見心難受，說不得丈夫有淚不輕彈。強忍傷心開言道：「鄭昆不必你傷慘。如得重逢即是幸，我這裡肺腑深談有萬千。快些起來我問你，家中日月可如先？小姐到家好不好？夫人行為愚與賢？怎麼丟了雙印子，素娘幾時赴黃泉？」都只為楊義探監常來往，所以高公知的全。蒼頭見問如刀攪，遂把那已往情由細細談。就只未說小姐病，伏士仁欺心之處未深言。為的是主人正在尤愁際，何苦又多添煩惱與牽連。高公聽畢將頭點，口內長吁暗叫天：「念弟子，求天告地非容易，為的是祖父香煙接續難。幸得一子能接脈，又誰知空喜一場火化煙。我若不去平塞北，那有這夜晚丟人事一番。還是我善少德薄行未到，也只好由天聽命度餘年。」這老爺自欺自嗟傷不已，只見那禁子張榮走近前。

禁子進房說：「外面來了一位少年，同著一位相公，看望老爺來了。」

說時，伏准與鄭安寧一同走進房中。安寧一見主人這般形容，不由心似油煎，跪倒面前，慟哭不已。伏生也向前叩拜。高公說：「賢姪請起。為我受此風霜勞碌之苦，且請坐下，忙忙敘話。」伏生站起復又作揖，坐在一邊。高公定睛細看，見他身材長成，面色紅白，到也帶幾分秀氣，只是出落的眉目含情，眼光如醉，明帶一段惹草招風、浮浪的光景。老爺沉吟暗想道：「細觀此子面貌，再味鄭昆方才之言，料他未必是個忠厚孩子。我家有這樣人久住，只怕往後不免是非了。」高公又想了想，把心一橫，自叫自己：「高某哇高某！你自己的性命如今尚且如絲懸瓶。不知幾時墜地，暫留這口氣在，為的是等個水落石出，沉冤得雪，保的祖父清名不朽，就是我高門之幸了，那裡還顧的許多？」想至其間，萬慮皆消。向伏生說道：「吾聞賢姪已入驛門，何其幸也！過年乃是大批，何不發憤讀書，倘得連登及第，亦不枉老朽一番仰望之意。」伏准躬身連稱如命，又說道：「孩兒此來，原因夢鸞妹子聞大人被冤之信，急要改妝來京，叩闈上本，代父鳴冤。我想他乃深閨弱質，怎好出頭露面？孩兒既在膝下，即是親生的一樣，故連夜趕來，不惜一死，明日與大人鳴冤便了。」高公搖頭道：「多承美意，這倒不消。今有蘇、呂二公一同保奏，蒙聖恩免死不究。發嶺南為軍。聖旨已下，理宜遵行。再者原告已故，這冤枉從何處辯起？心領盛情，千萬不可造次。我明日起身南去，賢姪與鄭昆急急回家，我有一件大事倒要煩賢姪費心辦理辦理。」伏生道：「有何事體，大人只管吩咐，孩兒遵命。」高公道：「因小女夢鸞自幼許配與江南寇翰林的公子為室，明年寇公子來京赴考就親楊義送他至燕，那時就在咱家拜堂入贅，待過一月，將家資所有分半為奩，著人送他小夫妻回南。了我這一件心事，我就死在他鄉，九泉之下也是瞑目。」

伏士仁聽了高公一夕話，趁勢開言把老爺呼：「夢鸞妹子這件事，我姑母時常為此費躊躇。閒中敘話言及此，我妹子無語低頭只是哭。娘兒倆意合緣投相敬愛，不亞如懷中美玉掌中珠。太太說：眼前只有他一個，怎捨得遠嫁他鄉萬里途？怕的是急切之間難見面，牽腸掛肚想何如。到將來老病著床空盼望，總有那便鴻難寄緊情書。止望著倚靠終身成半子，好與他共掌家園享後福。」高公聽畢微微哂，說：「你姑母果然高見不糊塗。難為他宦門之女王侯婦，似這些不經世故忒粗疏。愛子之心人皆有，須把他義方教訓指迷途。但曉私恩虧大道，何異居槽牛舐犢？別作良圖權變話，可笑他公然開口竟說出。自古道：一與之齊偕老死，綱常千條豈輕忽？古聖賢存亡尚且心不易，那有個為怕途遙自反覆？這意思莫非將女重擇配，毀卻前盟另尋夫。」伏生一見高公惱，面紅過耳嘴咕咕。低頭屏氣無言語，只聽得老爺有語把鄭昆呼。

「鄭昆過來。」蒼頭答應：「小人伺候。」小姐這件大事，全然交付與你。過年寇姑爺來時，照我之言辦理，過了三朝，即命張和、王平送他們回南。違背吾言，有日回家，重責不恕！」高公又叫禁子取過紙筆要寫書信，怎奈渾身刑傷太重，提筆在手，疼痛難當，把眉皺了皺，勉強書寫。

鄭昆一見，忽然靈機觸動，向前說：「千歲傷痕未愈，老奴現有仙丹，何不服上一服，保管見效。」高公便問：「何處得來？」鄭昆遂把雙印滿月，呂祖賜丹之事說了一遍。又道：「呂祖說：『此丹有起死回生之妙，無論沉痾怪症、跌打刑傷，服下去立時便愈。』」又道：「你主僕離合悲歡，全仗這十粒金丹之力。」小人方要細問，轉眼間不知去向。小人依言珍藏，至今方才想起，始悟從前隱語。」高公猛省道：「今日之事，大仙昔年也曾當面指點，可惜彼時不能猜透。那日我送他出府，他手指著控馬樁向我呆笑幾聲，說：『這個東西帶上帽子便會殺人。』如今我被宋四所陷，你想木字著個寶蓋，豈不是個宋字麼？」鄭昆跌足道：「是了，是了！可惜老爺若將那斯捉獲斬首，也無這一場大禍了！」高公笑道：「你不是糊塗人，為何也說這話？我命中該有這橫禍，就是殺了宋四，也要從別處生隙，找到頭上。只恨我自己德薄，不能感格神天，轉禍為福，殺人免禍，斷無此理。」鄭昆聞言，吁氣點頭。

當下高公命禁子取了水來，蒼頭取出葫蘆兒，倒出一粒金丹，有指頭大小，只見霞光射目，異香撲鼻。老爺接來放在口內，用水送下。剛有半盞茶時。

只聽得腹內不住連聲響，登時間傷腫全消止住疼。不但是渾身活動多伶俐，且覺的氣爽神清耳目明。更比從前多健壯，顏色紅活膂力增。這老爺口內連連說：「妙藥，呂祖垂憐委實靈。」說畢下床忙跪倒，望空九叩秉虔誠。禁子說：「果是仙丹真個好，霎時取效見奇功。每日何曾得動轉，都是我盡力攙扶慢慢行。剛然吃下能行走，賀老爺難滿災消遇救星。」伏士仁口念仙真忙拜謝，鄭昆父子樂無窮。拜罷平身歸了坐，鎮國王忙寫家書字一封。寫完交與老院子，再三開口細叮嚀：「到家親手交小姐，你叫他遵命父言把事行。我此去雖生死差多少，途長難以定吉凶。大料今生難見面，這封書便是遺言一樣同。他若是玉潔冰清全父志，我雖是死在他鄉目也瞑。」鄭昆答應忙收起，昏花二目淚直傾。伏生不便多言語，高公又叫鄭安寧：「你隨你父回去罷，這一次不比當年把北征。充軍從此無歸日，路遠山遙萬里程。你的父母年衰朽，你又是獨自一人無弟兄。我的禍福吉凶憑命罷，不忍你骨肉分離各西東。」高公之言還未盡，他父子雙雙跪倒在埃塵。

鄭昆父子一齊落淚道：「小人蒙千歲養育之恩，視同骨肉，雖殺身亦難報萬一。恩主負難遠行，小人理當盡犬馬之力，怎敢回家自享安閒？莫說蠻瘴之地，便是投湯赴火，也要跟隨老爺。若不叫小人跟去，即死於千歲面前，以盡一點愚忠。」說著，慟哭不已。高公見他如此，只得依從。又吩咐鄭昆將那五千兩銀子留下三千兩，帶二千兩回去，「如今家中去了俸祿，不過仗那幾兩租銀度日，入少出多，恐日後不能接濟，千萬謹守，諸事不可過費。」鄭昆一一領命。老爺又命取一封銀子賞與張榮。禁子連忙拜謝。

到了次日，蘇公升堂，令人提出高公，去了刑具，換上行枷手煉。兩個解子，無非是張千、李萬。當堂領了公文，與高公一同出衙。鄭昆、伏准、李清、趙泰一行人僱了車輛，出了汴梁南門，來至臨平江口。高公、解子、鄭安寧一齊上船。鄭昆看著把金銀行李安放艙中。諸事停妥，就要開船。蒼頭看著主人，哭了又哭，依依不捨，萬分無奈，主僕只得分手。

這回書不表蒼頭回故里，再表遭屈的高大人。披枷帶鎖船中坐，鄭安寧寸步不離在後跟。飲食茶飯親經手，怕的是解子暗地起虧心。緊緊提防加仔細，處處留神護主人。幸遇初春天氣暖，桃花含笑柳垂金。一路上風平浪靜船行快，過府穿州似駕雲。那日到了鬆陵驛，吳江縣尹驗公文。棄船上路換車馬，鄭安寧徒步而行後面跟。正走之間天色晚，看看紅日往西沉。荒涼四野無人走，周圍一望少煙塵。沙石土嶺無平道，面前一座大松林。小英雄緊行幾步睜虎目，眼快心靈看的真。喊叫：「車夫且莫走，前面林中有歹人。快些把車回裡趕，待我前去把賊擒。」說話的英雄伸虎腕，脊背上拔下雙鞭把賊迎。言還未盡馬啼響，跑出了截路強人一大群。俱各是五色抹成花紅臉，奇形怪貌似兇神。喊叫吆喝留買路，槍刀並舉亂紛紛。解子車夫魂不在，腿肚子朝前轉了筋。高公急命催車走，恨不能肋生雙翅會騰雲。高公說：「快些與我鬆刑具，我主僕並力擋賊人。」解子車夫昏迷了，又搭著車走輪鳴聽不真。鄭安寧手舞雙鞭迎上去，施威奮勇打賊人。只聽得兵刃交加聲亂響，有幾個著重的強徒掉在塵。小豪傑，擋劍遮刀真利害，猶如猛虎入羊群。眾賊人拼命向前仍不散，把安寧圍在正當心。有一個黑面的強人騎駿馬，叱咤如雷把話雲。